



刘登翰 主编

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

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

上海三联书店

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

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

刘登翰 主编

(社)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 /刘登翰

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6

ISBN 978 - 7 - 5426 - 2519 - 9

I. 双… II. 刘… III. 华人—文学史—研究—美国—20
世纪 IV. I71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8655 号

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

——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

主 编 / 刘登翰

特约编辑 / 李玉英

责任编辑 / 邱 红

装帧设计 / 范娇青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20.5

ISBN 978 - 7 - 5426 - 2519 - 9/G · 835

定价：4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 1

- 一、世华文学/美华文学 / 1
- 二、移民和移民者文学 / 3
- 三、唐人街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 / 7
- 四、双重经验和跨城书写 / 10
- 五、文化主题和文学互动 / 14

第二章 美华文学的历史开篇

- 20世纪初期反美华工禁约文学 / 17
- 一、从华工禁约到反美华工禁约文学 / 17
- 二、《逐客篇》：一位外交官的抗争之作 / 19
- 三、《苦社会》：美华文学的开篇之作 / 23
- 四、“天使岛”诗歌：悲郁和抗诉 / 30
- 五、反美华工禁约文学的潜隐影响 / 37

第三章 文学盗火者的现代性追寻

- 五四前后旅美留学生与中国新文学运动 / 40
- 一、“文学革命”的酝酿与尝试 / 43
- 二、白璧德与留美学生文化守成思想的形成 / 54
- 三、“大江会”的理论批评与文学实践 / 68



第四章 中国儒道精神的西方展示

——30年代后林语堂旅美时期的英文小说 / 78

- 一、《京华烟云》：以道家精神和儒家伦理构筑的中国人生 / 79
- 二、《朱门》：以传奇精神追溯中国古代文化 / 83
- 三、《奇岛》：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乌托邦” / 87

第五章 五四精神的绍续和家国情怀的寄托

——战后兴起的“白马文艺社” / 97

- 一、“白马文艺社”：一个被忽略的文学群体 / 97
- 二、“白马文艺社”的文化精神谱系 / 100
- 三、鹿桥和唐德刚的小说创作 / 104
- 四、艾山与“白马文艺社”的诗歌创作 / 112
- 五、“白马文艺社”的散文创作 / 120

第六章 漂泊异邦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困惑

——五六十年代旅美台湾文群的家国与民族认同 / 126

- 一、两岸分隔背景下台湾文群的文学书写 / 126
- 二、边缘人的认同困扰和民族情感诉求 / 131
- 三、跨文化想象与美学经验 / 153

第七章 多元化的女性叙述、国族寓言及其他

——70年代寓美台湾文群的多重精神向度 / 155

- 一、国族寓言的边缘发声：流离的华人女性文化英雄 / 156
- 二、民族意识与左翼的忧郁 / 170
- 三、跨文化经验下的世界主义视野：以诗人非马为例 / 179

第八章 草根意识的历史叙事与现实关注

——旧金山的华人作家群 / 185

- 一、历史叙事与草根意识 / 186
- 二、草根古典诗学与性别政治 / 192
- 三、另一种“新写实” / 195





四、诗与散文的世界 / 201

第九章 表达世界方式的自由切换

- 80年代的新移民文学 / 211
- 一、从留学生文学到新移民文学 / 211
- 二、新移民中的淘金者文学和留学生文学 / 213
- 三、女性作家领军的美华新移民小说创作 / 221
- 四、蓬勃兴起的新移民散文与诗歌创作 / 227
- 五、新移民文学的希望 / 231

第十章 华裔美国时空与中国文化主题的变奏

- 华裔英文创作的历史脉络 / 234
- 一、早期华裔作家的中国意识和唐人街世界 / 236
- 二、华人族裔历史的文学建构 / 244
- 三、文化身份的蜕变：从“支那崽”到“美国佬” / 263

第十一章 从情感宣泄到突破成规

- 美华文学中的网络写作 / 274
- 一、美华网络文学的历史 / 274
- 二、大浪淘沙：美华网络文学中的小说 / 277
- 三、潮起潮落：美华网络文学中的散文 / 280
- 四、如歌行板：美华网络文学中的诗歌 / 285
- 五、美华网络文学的问题与前景 / 291

第十二章 语际论述与开放的阐释模式

- 美华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 / 296
- 一、美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概述 / 296
- 二、美华文论六大家 / 301
- 三、美华文论影响之反省 / 316

后记 / 320



第一章 引 论

一、世华文学/美华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顾名思义，是指在世界上运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中国是有 56 个民族的国家，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都以汉语作为自己国家的通用语和通用文字。汉语成为“华文”的代表性语种。因此，“华文”在这里只是狭义地指称汉语。世界华文文学，实际上是与世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等等并列的一种世界性的汉语文学。

美华文学，指的是在美国运用华文(汉语)创作的文学。

不过，近来有学者以世界华文文学简称“世华文学”，利用汉字的多义性，认为“世华文学”的“华”字，应包括三个层次。其一，作为外在层次的语言方式，即用华文(汉语)作为书写的媒介工具；其二，作为内在层次的中华文化，这是世华文学的精神内质；其三，作为创作主体的“华人”或“华裔”，这是对世华文学的族属性规定。这一解释，虽然有些牵强，但它确实能包容性地回答我们曾经争论不已的一些问题。^①

在这三个层次中，核心是中华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包容在广义的文化之中，同时又承载和传达着更为深广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语言是文化的家。世华文学如果不把这个“华”字，既理解为华文，更理解为中华文化，显然会有所欠缺。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层次。如果说第一个层次的“华文”，还兼指并非华人的华文作品，如同样洋溢中华文化精神的韩国作家许世旭的华文诗歌，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指称了华文广泛的世界性；那么第三个层次作为创作主体的华人或华裔，则从族属性的规定上对世华文学作了限制。但这个族属性

^① 2002 年 10 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的华文作家杜国清在发言中就提出这一观点。



的限定,是否也应当包括华人或华裔的非汉语写作呢?事实上,大量在异国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并在政治身份上已经归属于所居国的华人,尤其是移民后代的华裔作家,为了适应生存和更多地介入所居国的社会生活,他们的书写方式大都必然转向所居国语言。如现在已引起广泛关注和研究的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他们写作的主要语言是英语。但尽管如此,他们用英语或其他语种表现的,还是来自父祖辈的原乡文化,即便是对原乡文化的解构和重构。这是他们的根,是他们进入异国文化的环境中自己族裔的文化身份。随着华人在海外定居的时间越长,海外华人或华裔的非汉语文学书写将越普遍,其所表现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现象,也将更具有普遍意义。将华人或华裔的非汉语文学书写纳入世华文学的视野,不仅包容了一直争论不休的“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的问题,也是对客观现实及其未来发展可能性的尊重。

随着中国海外移民的越来越广泛,华人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庞大族群。华文文学也随着华人足迹遍布世界,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存在。可以将它的存在划分为中国本土和海外两大部分。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特殊的历史遭遇,香港和台湾先后沦为英国和日本的殖民地,澳门更自16世纪中叶就遭到葡萄牙殖民者的强行占据。在一个多世纪甚至更长时间里,台湾、香港、澳门迥异于祖国内地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不同社会形态,使同属于中华文化的台、港、澳文学,也有着与祖国大陆文学不尽相同的历史进程和存在形态。因此,在中国本土的华文文学,又有着由大陆、台、港、澳四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板块所构成。而在海外,即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一般可以划分为三大板块:一是亚洲板块,不仅包括历来为我们所关注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如新、马、泰、菲、印尼、缅甸、越南等的华文文学,还应包括东北亚的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等的华文文学。二是美洲板块,主要是北美,尤其是接纳中国移民最多,历史也最长的美国华文文学,近年加拿大的华文文学也呈蓬勃之势,自然也在热切的关注之中;但已有了众多中国移民的南美诸国,情况如何,则也应当进入我们的视野。三是欧洲和大洋洲板块。欧洲是传统的中国移民和留学生聚集之地,华文文学也有较长的历史;而大洋洲,尤以澳大利亚为中心,自上世纪末出现的华人移民潮,使不仅来自中国大陆,也来自台湾和香港的移民,拥有较



高的文化程度和相对宽适的生存环境,成为澳洲华文文学迅速崛起的基础和背景。

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球格局中,美国华文文学一个世纪来持续不断的丰富创造,呼应历史与时代的文化主题变迁,多元的艺术经验,以及对中国社会和文学现代性探索的推动,都格外引人注目,自然成为华文文学研究者所特别关切的对象。

二、移民和移民者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实质上是移民者的文学。

中国的海外移民,可远溯到唐宋甚至更早。不过,真正形成移民浪潮,并对中国和世界发生影响的,则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海外移民人口,约在百万,主要的移民地区在亚洲;到二战前夕,已超过千万,足迹也越出亚洲,遍及欧洲、美洲、澳洲和非洲。时至今日,遍及世界各地的华侨和华人人口,在三千万以上。

“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华人。”这句略显夸张的话说明中国的海外移民,使华侨和华人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存在。这种存在的世界性,在文化意义上,首先是使中华文化随着华侨和华人的足迹而远播海外,成为华侨和华人在海外生存中建构自己身份的文化基础,也成为他们参与所居国多元社会建构的文化资源,使中华文化成为传播于世界的最广泛也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其次,华侨和华人在进入所居国社会的文化碰撞与融摄中,形成了华侨和华人既源自于母国文化,又一定程度迥异于母国文化的独特性,即所谓华族文化;同时又将这种文化的世界性融入和体验,回馈原乡,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和中国人感悟世界的现代性进程。华侨和华人的这种世界性的生存和体验,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学基础。因此,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不能不追溯中国的海外移民史,追寻他们——华侨和华人在海外的生存境况与体验。

中国对美国的移民,始自 19 世纪中叶,最初主要的移民方式是“劳务”。其时美国西部发现金矿,亟待开发。中国的劳工经历了 19 世纪 50 年代的旧金山淘金、60 年代横贯东西部的太平洋铁路修筑和 70 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农业垦殖,出现过三次移民浪潮,最多时移民人口达 20 余万人。这是史学界所谓的“自由移民”时期。华工对美国西部的





开发作出巨大贡献，在美国参院的一份档案中写道：“没有华工就没有西部的垦殖。华工使荒土变为良田，使整个加利福尼亚变成一座花园，一座果木园。”然而就在华工致力于美国西部开发的同时，却遭到种族主义者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极不公正的待遇，一些地方还不断出现有组织的烧杀抢掠的排华浪潮。1882年美国总统签署《执行有关华人某些条约规定的法案》，1888年国会通过《禁止华工来合众国法案》，美国便进入了长达61年的“绝对排华时期”。华工，连带正当经营的商人、学生和旅游者，都受到迫害、驱逐，使此时在美国的华侨、华人人口降至7万余人。华工作为早期中国移民的主体，已成为一种历史。这是中国早期海外移民的一份来自底层的美国生存经验，它曾经诱发了1905年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天津、南京、汉口、青岛、烟台等城市以“抵制美货”为核心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并以“反美华工禁约文学”为美华文学开篇，成为美华文学最早关注的一个移民群体。赴美华工的艰难生存体验和早期华人形象，成为此后一个世纪美国华文文学、华裔文学和西方作家不断开掘、型塑、诠释，从歪曲到辨正，从而进一步反思和深化的文学母题。^②

在大批华工赴美同时，中国也开始有留学生赴美就读。1847年抵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被公认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此后半个世纪，赴美就读的留学生虽还继续，但不成气候。其中以容闳归国后于1872年向清政府倡议选派学童留洋的计划最具规模。此计划原定每年选送12—15岁的学童30名，分四批共120名，由容闳亲任留学事务所监督带往美国，学制15年，先学语言后习专科。此议虽已成局，120名学童亦陆续到美，然却因清政府视新学如洪水猛兽和美国的排华政策所牵及，终于1881年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全部学生，使这一宏大计划流产。有资料表明，从1850—1900年中国赴美留学生共170人，扣除容闳带领的120名学童，平均每年赴美留学人数仅一人。直到1909年，美国以在“庚子事变”所获的不义赔款，用作教育，开办清华留美预科学堂，中国赴美留学的人数才骤然增多。此时正是中国社

^② 有关华工赴美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的情况，可参阅邓蜀生著《世代悲欢“美国梦”》第六章“华工血泪写春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会转型的激烈变革前夕。鸦片战争的历史教训,使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文化以强国富民的重要,于是出国留学形成热潮。最初是到明治维新以后一衣带水的日本,继而转向西方英、法、德、意、比、奥等国,但以赴美留学的人数最多。据 1917 年的统计,中国在美的留学生已达 1170 人,其中庚款生 370 人,公费生 200 余人,自费生 600 余人。在 1921—1925 年中国派往西方的 1189 名公费生中,留学美国占了 78.55%。^③

留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因种种原因陆续转为移民身份,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向美国移民的主体。与早期的华工不同,留学生的移出地已不再局限在中国南方的闽粤等省,移民的成份也不再是破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而包括了有着较高教育背景的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青年知识者。他们出国的目的,大多也不出于经济的考虑,而是文化的原因,即西方科学文化对于希图救亡图存和社会发展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属于“知识移民”或“文化移民”。当然在这个“文化”背后,不同程度潜隐着他们各自时代的政治诱因和背景。不管他们学成归来还是长期滞留,都对中国社会发生重要影响。他们构成了美国华人群体中迥异于早期华工的“知识移民”群体和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与进入美国社会的生存经验。

在 20 世纪持续不断的留美浪潮中,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 20 世纪初期至二战爆发。资料显示,20 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只有留美学生 353 人,平均每年 35 人;到第二个十年,留学生数增至 1661 人,平均每年 166 人;而到第三个十年,即 1920 年至 1931 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前,留美人数达到 4175 人,11 年间平均每年 378.6 人。二战爆发以后,大批留学生回国,赴美留学人数也大为减少。20 世纪以来的这三四十年间,正是中国国难当头、社会转型、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背负救亡图存沉重使命远赴大洋彼岸的莘莘学子,在遥远的新大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思考,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学生,成为这一严峻

^③ 本节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及相关数字,均采自黄润龙编著《海外移民和美籍华人》,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历史时期中国文化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主角。胡适的人生和学术生命，无不烙印着这一时期的历史痕迹；而30年代以后进入美国的林语堂，则以自己大量的英文著作，在沟通中西文化的同时，回响着中国抗战的呼声；到了抗日战争期间，虽然移民人口减少，但继续居留在美国的华侨和华人，曾掀起一个以抗战为主题的华侨文艺运动，尤为引人注目。

第二个时期应自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政权成立。虽只短短4年多时间（1945.8—1949），赴美留学生数却达4675人。平均每年在千人以上。究其原因，从“推力”看，有抗战八年中国人才的积累和对知识的渴求，也有对战后国共分野的政治和战乱的厌倦和规避；而从“引力”看，二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其科学文化的领先地位。这一时期赴美的学生，大都转为移民身份而在美国长期居留下来。20世纪后半叶几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这一时期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填补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华文学空白的“白马文艺社”，则秉持胡适的自由主义文学主张，带有这一时期回旋在中国对立政治空间的典型特征。

第三个时期在50年代至70年代。此时在冷战格局中的中国大陆已经关闭了赴美留学的大门，中国留学生主要来自台湾和香港。而在台湾，最初是随同父辈挟裹在政治旋涡中由大陆来到台湾的青年，失望于台湾的政治和经济，而大陆又是回不去的“政治”异乡，所以选择留学以实现出走的目的。他们是继父辈“政治放逐”之后的“自我放逐”。后来逐渐延伸到本省籍青年。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大都成了“留”下不走的“学生”。这种纠葛在中国复杂政治历史之中的留学文化心态，成为这一时期移民美国的特殊生存体验和美华文学的特殊主题。他们描写去国之前的坎坷，去国后在学业、婚姻、谋生上的困惑，倾诉夹裹在政治对峙中漂泊的孤独和无根的痛苦，喷发爱国的民族情绪……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书写，流播在整个华人世界，不仅成为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学最具华彩的一章，而且影响到80年代走向开放的中国大陆。其中一些优秀之作，为这一特定时代型塑而成为世华文学的经典。

第四个时期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自上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据统计，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间，中国大陆公派和自费及其他身份出国后转为留学生的（含访问学者），达40万人以上，其中20万人



在美国。这是中国在中断 30 年海外移民之后最大的一波留学浪潮。他们学成的归国率初期只在 15%—20%，与 80 年代之前的台湾、香港差不多。他们留学之后大部分转为移民身份，构成了我们俗称的“新移民”的主体。所谓“新”移民虽是相对于“老”移民而言，却是这一时期移民的特定概念。不仅是一个“新”或“老”的时间区分，而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就“新移民”的对象而言，其身份虽然复杂，却以“留学生”为主体，一般具有较高的教育背景，因而在就业和介入美国社会的程度，也有较好的选择和深入；他们处于中国历经波折的现代化进程中，希望从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文明发展中寻求借鉴和反思，成为这一特定时期“新移民”的文化标记。因此，他们从国内到海外双重生存经验互相映照的审思和文学书写，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华文文学具有时代特征的发展。

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移民，带着他们各自时代的历史印迹和文化记忆，影响着他们进入美国之后的生存方式和书写方式。从他们去国的那天起，他们在国或许顺畅、或许坎坷的人生经历，都将成为他们不断咀嚼的温馨回忆；而曾经对他们充满诱惑的新土向往，或将成为他们重尝艰辛的现实人生，这一切都化为他们思考的背景和书写的源泉。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寻根究底，不能不从这一复杂背景和身份的移民历史开始。

三、唐人街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

华人进入美国的目的和方式，虽然各种各样，但基本上以谋生和创业的经济性移民和由留学或讲学转为长期定居的知识性移民为两大类型。由此带来了他们进入美国之后不同的生存方式、文化方式和介入美国社会的方式，从而构成了美国华人族群的不同区分。

早期以华工为主体通过契约方式进入美国的移民，大多是怀着“黄金梦”只身漂洋过海来的。他们有家和妻眷留在国内，并不一定都寻求在美国长期居留。然而客观形势的发展，使他们之中一部分人转为移民身份，并吸引了其子女亲属前来投靠，形成移民潮的后续波。他们普遍较低的教育背景，使他们在语言能力等方面较难融入美国社会。迫于种族歧视和排斥的现实压力，他们必须互相聚集在一起，以抵御外来





恶劣环境的压迫,而这也更符合他们精神传统中对民族文化——从语言、习俗到观念的坚守。于是唐人街(或称中国城)便作为对付这些陌生而充满敌意的生存环境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伴随赴美华工及商人的日益增多而诞生。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周敏教授指出:“唐人街是法律上的排斥华人、制度上的种族主义和社会偏见,这三者综合的产物。”^④由于种族歧视的无法化解,早期移民的华人被排斥出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促使他们别无选择地逐步形成一个与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华人族群聚居区,以互相依靠和彼此提携。

这由历史形成的多重复杂原因,使唐人街成为世界移民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唐人街提供了一种延续于移民母国的生存方式,在这里,从语言、服饰、饮食、习俗,乃至宗教信仰,大致保留着母国的状态,即使数代以后,仍基本未有改变。大量的华人社团,诸如同乡会、宗亲会、兄弟会等在这里建立,发挥着华人移民族群的分类整合和社区自律的作用,意味着华人移民族群的一种自我建构的方式。而在唐人街社区中发展与传播的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则又成为移民抵抗文化失忆和建构身份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唐人街同时也作为华人移民文化保存的一种精神方式。虽然华人及其文化对于移入国是一个少数族群的弱势文化,但在唐人街这类特定的地区,则成为一个主导的族群和强势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唐人街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一块“飞地”。

唐人街的这种存在形态,使一代代以投亲靠友为主要方式进入美国的移民,在他们缺乏融入美国社会的各种条件和背景(尤其是经济能力和语言隔阂)时,唐人街是他们最初的最好择居地;它同时也使唐人街这一移民社区的聚居方式持续保存下来。尽管随着时间的发展,亦有一批批事业有成的人士,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而迁出唐人街,但唐人街在他们心中留下的文化记忆是永难磨灭的。这是移民对于母国的追念,无论他们是否迁出,他们精神上都有一

^④ 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鲍霭斌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条永远存在的“唐人街”。因此，唐人街实际上积淀着一部中国海外移民史。

近百年来，以唐人街为书写对象的文学创作数不胜数，其作者不仅有华人，还有其他旅裔。外裔的作家且不说，华人作家中也有在唐人街里和唐人街外之别。在唐人街外的多为一种带有研究和观察形态的文学想像；而在唐人街里写唐人街的华人作家，则带着他们自身经历的生存体验，是由自己的生存方式转化为文学书写。近年旧金山的一群华人作家，呼吁关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草根写作”。所谓“草根写作”者，是指来自社会底层的书写和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之视为是一种“唐人街写作”。其作者大都出身于社会底层，感受着社会底层的各种不平和坎坷，他们本身或许就是社会底层的一个务工者，或者曾经有过一段底层务工的人生经历；他们较难融入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中上层社会；他们大致都在华人聚居的唐人街生存，以自己的底层生存体验，传递着底层的生存状态和声音，呼吁对现实的关注。“唐人街写作”或所谓“草根写作”，是以往华文文学研究较少关注的一种写作状态，值得我们重视。

与“唐人街写作”相对应的另一种写作状态，或许可以称为“知识分子写作”。他们区别于“唐人街写作”的，首先是这一群作家移民美国的方式，不同于早期华工及其亲属进入美国的方式。他们移民的动机不是出于简单的谋生的经济目的。他们大都怀抱理想，以留学的方式——官派或者自费而进入美国，随后由于种种机缘滞居下来。因此，他们在国内往往有着较好的经济背景，也受过较好的基础教育，且大多来自大、中城市。其次，他们学成居留美国之后由于拥有一定的学历，而有了选择较好职业的可能，因此也有了较好的生存保障，其中不少人在经济上大抵已达到美国中产阶级的水平。第三，他们大多并不选择在唐人街居住，或者在唐人街居住一个短暂时期后，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便迁离唐人街。他们不是拒绝而是主动地力图融入美国的社会生活中，以自己的知识参与，活跃在美国诸多的经济和文化领域，成为美国华人族群的知识精英和代表。第四，他们的文学书写，有着比较从容淡定的姿态。他们善于从自己由故国到异邦的双重人生经历中进行对比和总结，使自己跨域的文学书写，具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参照。





他们或者从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差异,融入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感悟,重新体认和反思故国的历史和文化,做出带有批判性和前瞻性的认知和期待;或者从艺术的多元发展,进行前卫性的探索和尝试。他们这些以文学形式表达出来的思想成果和艺术成果,反馈于母国,往往成为母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上新变的契机和推力。上述种种,对于这一群体来说,他们是“知识移民”,不仅知识是他们进入美国的动机,知识也是他们在美的生存方式,是他们谋生美国并力图融入美国社会的生存手段;同时,知识还是他们反观母国文化,提出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他们的写作,大抵是在这样的背景上进行的。因此,将这一群体的文学书写,称为“知识分子写作”,虽不能说十分确切,但基本能体现出他们最根本的特点。

其实,所谓“唐人街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都是后设的理论概括。理论的无力和无能,也表现在这里。这种类分是由华人移民的移入动机、方式、生存状态、对美国社会参与的程度以及文学主题关注的中心和文学传达的艺术方式等等的不同,所作的大致区别。而往往,两种写作状态是互相渗透或不时互相置换的。尤其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作家,情况就更千差万别。他可能先由投亲移民而后转为留学生移民;他也可能先以留学方式进入美国而后落脚唐人街从事一般底层的职业;他可能先在唐人街居住,亲历父辈或先人谋生唐人街的艰难生活,而后迁离唐人街,感受知识分子移民相对宽余的人生;也可能为了写作或其他目的而从唐人街以外的人生进入唐人街,体认另一种生存状态……凡此种种,许多美华作家往往拥有唐人街生存方式和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的双重经验,为他们开拓了更广阔的思考和书写空间。

四、双重经验和跨域书写

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作家人生经验的一种艺术呈现,那么,相对于国内作家,海外华文作家弥足珍贵的是他们拥有自己人生经历中从国内到国外的双重人生经验。

这是海外华文作家独具的文化优势。

一方面,海外华文作家——尤其是第一代的移民作家,都有一段难忘的国内人生经历和文化体验,这对于他们后来在异域的文学书写,有



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尽管这些经历人各不同,或者通达顺畅,或者坎坷磨难,甚或只是平淡无奇,但在去国之后,都将成为他们不可磨灭的故国记忆。这是他们进入异邦的人生背景和重新出发的基础与起点,不仅见证着他们的族性血缘和文化身份,而且也是他们跨域的文学书写的素材和进入异邦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他们往往是透过自己曾经拥有的这份人生经历和文化意识,来观察、辨识、体认、区分、比较和臧否异邦的人生和文化,从而一定程度地左右着他们融入异邦社会的心态和深度。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另一份异邦的人生经历,不是那种由参观访问得来的浮光掠影的印象,而是真正融入自己血肉和心灵的真实人生的体验。尽管这份人生也各有不同,顺利或者坎坷,也不管他们是投入还是抗拒,喜悦还是怨艾,这都构成他们新的人生内容和新的文化体验。国内的人生经验和海外的人生经验在移民作家那里,形成了一个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包容,既互相对视又互相解读的矛盾统一体。由此也构成了他们观察、思考和创作的一种“复眼”式的双重视域。在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学文本中,不断提供了互相交错的国内/海外的文学场景,使具有独特色彩的异国情调和有着特殊命运和性格的人物扑面而来,成为我们认识的新的典型。而他们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对异国的观察,既迥异于异国作家的描述;他们从自己切身感受到的异国文化,重新回味故国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体验,带有着文化反思性质的对故国人生的描述和对故国文化的解构或重认,也不尽相同于国内作家的书写。双重人生经验构成了一个互相交叉的文化视角,形成一个互有比较的新的思考空间和书写空间。不管书及国内还是写及海外,都显示出海外华文作家居于双重文化交错之间的独特性。其思想价值,在于从差异的文化中进行观察和反思,而其文化意义,既表明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也寻求着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共存。

值得提出的是,海外华文作家的书写,是一种跨域的书写。“跨域”在这里不仅是一种地理上的“跨域”,还是国家的“跨域”、族性的“跨域”和文化的“跨域”,因而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跨域”。“跨域”是一种飘离,从母体向外的离散。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海外移民,远离自己的母土,漂散在世界各地,本质上是一个离散的族群,或者说是一个“跨域”的族群。离散或者“跨域”,是历史形成的,其中既有政治

